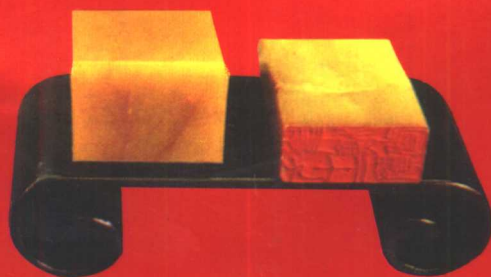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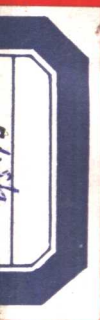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

离婚档案

叶敏 主编



当代中国离婚档案

叶 敏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当代中国离婚档案

叶 敏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长1/32 印张: 8.25 字数: 170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7-5617-1371-1/D·062 定 价: 9.40元

离婚,不再是秋天的马拉松

——代前言

叶 敏

人们不会忘记,在经济封闭的年代里,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家庭犹如“维持会”。于是,传统的婚姻功能似乎仅在于“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当年,离婚乃是人们不愿涉足,也不敢跨越的禁区。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间,新潮的婚恋观逐渐获得人们的认可。离婚,不再是一个丢人现眼的字眼。离婚,不再是一场秋天的马拉松。

自从80年代我国第二部婚姻法公布以来,全国每年离婚个案呈节节上升趋势,大约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994年我国的离婚人口已达到619万人。而在相关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离婚个案中80%是经由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婚时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达到59.7%,然而悲剧依然在所难免。或许可以如此断言:即使让所有的婚姻家庭重新自愿排列组合一次,将来还会存在离婚现象。骚动伴随着平静,失败是成功的影子。

于是,离婚现象引起政府部门和法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等各方人士的密切关注。如今人们谈论婚姻这

个古老的话题，已变得更加坦率、开朗，婚姻危机的解决已融进了更多的理性。

记得德国有一种古老的风俗，以试验一对未婚青年是否适合一起过婚姻生活。结婚典礼之前，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处广场，那儿已经事先安置好一棵砍倒的大树。他们须用一把两端都有把手的锯子，将这棵树的躯干锯为两段。从这个试验，可以看出他们俩愿意和对方合作的程度有多高。如果他们之间无法协调合作，他们彼此为对方掣肘，终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想要居功，而另一个又甘心让开，那么他们将会事倍功半。唯有两人都积极进取，并配合默契，方能如愿以偿，顺利锯断树干。

婚姻乃是一种合作，真诚的力的合作。这种力，包括精神力和生理力。唯有保持力的平衡与力的合作，婚姻才是美满的。

男人女人，千人千面。两个不同性格，不同习惯，来自不同环境的异性，要在婚姻实施过程中形成第三种——夫妻性格，并在其中更新和升华爱的内涵，保证婚姻的新鲜感，这既是巨大的深层次的心理工程，也是一次需要恒心和创意的跋涉。

而今，夫妻相处的艺术，日益吸引年轻人了。有人说：婚前最重要的品质是真诚，婚后最重要的品质是谅解。此话似乎平常，却或许道出了夫妻相处艺术的真谛。谅解，不就是照耀婚姻之路的理性之光吗？

本书汇集的种种离婚故事，恰恰从反面告诫人们，谅

解或缺，常常导致感情破裂，夫妻分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你我他身边。或许他们的遭遇会引来你的同情，然而你却永远无法与他们对话。个中因由十分简单，作者隐去了故事主人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至于其原因，你也一定会谅解的。

1995.9

目 录

爸爸啊,爸爸·····	叶 敏	张唯一(1)
黑色的蜜月·····	蔡年生	(15)
就因为相差九岁·····	白 芷	(23)
爱的坎坷·····	蔺 翎	(29)
叔叔?伯伯?父亲?·····	金乐敏	阮忠良(51)
三个当事人,两个第三者·····	阮忠良	史济豪(62)
爱的礁石·····	济 豪	忠 良(68)
爱的“追杀”·····	阮忠良	史济豪(74)
异域鸳鸯各西东·····	叶 敏	蔡年生(81)
一个留洋女性的第二次选择·····	蔡年生	(93)
三十三次越洋电话·····	史济豪	阮忠良(100)
难道能原谅她一次?·····	郑玲玲	(110)
苏州,我国首例承认澳国法院离婚 判决效力·····	叶 敏	顾建华(119)
最后的礼物·····	宋彦尊	(128)
十九年生父之谜·····	蔡年生	陆振中(134)
爱情之舟在这里搁浅·····	蔡年生	(139)
如果她的眼睛小一点·····	宋彦尊	(145)

孽缘·····	丰 丰	(154)
爱恨两朦胧·····	耕 才	(160)
一个少妇的内心独白·····	蔡年生	(168)
二十年“挂名夫妻”离婚记·····	胡春堂	(174)
人财两空一少妇·····	蔡年生	(180)
躁动不宁的黄昏·····	史济豪 阮忠良	(186)
出国潮中的假离婚·····	凌 霖 余致胜	(192)
难堪重婚案·····	宋 琳	(198)
可怜天下“弃儿”心·····	冰 林	(208)
爱情魔方：现代人寻找丢失的		
情感草帽·····	姜 峰 姜 鹰	(219)
三张离婚照·····	白 芷	(229)
假离婚，破“围城”？·····	信 风	(235)
“围城”中的躁动：都市“试离婚”·····	姜 鹰	(243)

爸爸啊,爸爸

——上海首例人工授精引发的离婚案

叶 敏 张唯一

1987年4月下旬。

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4个女人携带包裹、棉被,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来到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们忙着接待她们。待询问后方得知其中较年轻的3位是同胞姐妹,年长的就是她们的母亲。三姐妹中的吴小娣,9天前刚生下一个儿子。岂料因为婴孩是吴小娣做了人工授精手术后怀孕所生,婆家人就此百般咒骂,甚至扬言要卖掉婴孩,赶媳妇吴小娣出门。吴小娣悲恸欲绝,只得深夜向人民法院求援。

法官们临时安排了母女祖孙三代五口人后,翌日立即向院长汇报。院长指示从速调查。不久,发生在上海市的首起人工授精纠纷案的来龙去脉渐渐清晰起来——

一对不幸夫妇向命运挑战

吴小娣与李峰在1980年10月结成伉俪后,悉心构筑着他们的小家庭,期待着小宝宝的降临。随着时光流逝,与他们同时结婚的夫妇纷纷抱起了娃娃;慢慢地,后

他们几年结婚的年轻父母，也在逗弄牙牙学语的幼儿了，可吴小娣和李峰的盼望却年复一年地落空。李峰开始怀疑起妻子是否患有生育上的障碍，公婆姑嫂也不免面露疑色。尽管科学已经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可是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人总是习惯地把不能生育的责任归咎于女方。

空等 5 年之久后，吴小娣和李峰决计求助于医学。他们从报上得知市一人民医院在医治不育症方面疗效显著，于是李峰托人介绍上门求医。

市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研究室的徐仁淇医生耐心听取了夫妇俩的叙述后，按惯例分别对男女双方作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李峰和吴小娣均患有不育之症，李峰不射精，吴小娣输卵管闭塞。

徐医生同时为吴小娣和李峰认真治疗。吴小娣的病情很快明显好转，但李峰的病症，虽经多次服药，仍然不见起色。就是在吴小娣的不育症痊愈后，李峰的病情依然未有好转。

刚刚驱散的阴云，重又集聚在这对不幸的年轻夫妇的头顶上。要么心碎地接受命运的残酷判决，要么向命运抗争。李峰和吴小娣听人说起过“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医学上的奇迹，已为人类不育之症患者带来福音。不久他们又得知徐医生眼下正在从事“人工授精”方面的研究，夫妇俩从绝望困境中振作起精神，勇敢地选择了抗争的道路。

李峰和吴小娣找到徐医生谈起了他们的选择。这次

徐医生以人工授精尚在试验阶段为由婉言拒绝了。她明知吴小娣和李峰的血型十分理想，人工授精的成功率较高，但还是把他们打发走了。

徐医生的谨慎引起了吴小娣的深思。她清楚，即使在西方，人工授精尚且受到持有正统观念人士的强烈反对，甚至演化成一场场法律风波，何况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对传宗接代的观念一向保留着偏好。她提醒丈夫，两人秘密商定，对双方父母“封锁消息”，绕开暗礁，坚持既定的选择。

从此，李峰和吴小娣接二连三登门恳求徐医生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实现夙愿。徐医生终于被这对求子心切而又颇有勇气的夫妇感动了。她正在研究的课题备有精子的新鲜标本，她同意免费为吴小娣作人工授精。

从1986年3月起，每逢吴小娣月经来潮后，李峰即打电话告诉徐医生，他在电话里与徐医生约定手术日期，然后吴小娣便按约前往市一人民医院，接受徐医生的手术。

时光在李峰和吴小娣的焦急等待中悄悄流逝。转眼间送走了明媚的春天，迎来了炎炎夏日。7月份吴小娣接受了第5次人工授精手术。9月份经医院化验，吴小娣终于首次怀孕了。李峰得知后高兴异常，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徐医生。不久李家人人都知道了吴小娣怀孕的消息，他们以为李峰的病新近治愈了。李峰也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他以为原先与吴小娣担忧的事从此过了关，不

免松了口气。为了避免路远车挤，确保胎儿平安，吴小娣暂时住到了娘家。

1987年的春节，李峰把吴小娣接回家同吃年夜饭。李母关切地叮咛吴小娣，胎儿已不小，身体当心，不要多走动。席间，每上一道菜，李峰就为妻子挟个双份，边挟边声明一份是给没出世的小宝宝的。吴小娣则伸手轻轻抚摸着肚子，感觉到胎儿在有力地搏动。她在心里猜测，这是宝宝在呼应妈妈呢，还是在感谢爸爸的关怀？合家团圆在除夕之夜，话题不止一次围绕胎儿展开，有人推算着1987年是兔年，于是大家频频为李家即将增添的小玉兔举杯祝贺。

唯有吴小娣心底时而泛起淡淡的忧愁。作为李家的媳妇，自从李峰同意作“人工授精”后，吴小娣便决心把保护孩子的责任全部担当起来。她深知丈夫性格软弱，她唯恐命运再次突变，她从来不敢松气，她但愿事实将证明这仅仅是杞人之忧。

幸 运 儿 诞 生

“哇！哇！”初生婴儿脆亮的啼叫声响彻产房。

“男孩！10分！”产科医生的话音透过白纱口罩，传入产妇吴小娣的耳中。

被产前阵痛折磨得昏沉乏力的吴小娣，依然苍白的嘴唇稍稍牵动着，发出低微的声音：“谢谢，让我看看他！”

护士抱过婴孩，走近产妇。吴小娣早已费力地仰起

颈脖，集全身之力凝视着护士怀抱里的婴孩。就在目光直落到婴儿身体上的那一刹时，吴小娣只觉得顷刻间她所拥有的幸福快要溢出心窝了。婚后5年的日思夜想，怀胎十月的焦急等待，一个女人的一切辛酸苦辣，全在那短暂的一瞥中泯灭了：这就是我的儿子！妈妈在心里曾经千百次呼唤过的宝贝啊！

在那恢复了宁静的产房里，她终于甜甜地入睡了，她的脸颊上挂着几颗晶莹的泪花，那是幸福之花。

待到吴小娣重新醒来时，她发觉自己已躺在302号病床上。这里的环境，对吴小娣来说既陌生又熟悉。她从住进医院到生下儿子，只不过在这产科病房里度过了48个小时。然而这302号床可是丈夫亲自为吴小娣挑选的。那一番情意，她至今回忆起来倍感真切。原来李峰在医院里有熟人。3天前，即吴小娣预产期的前一天，李峰陪同妻子来到医院，当着妻子的面，李峰再三叮嘱那位熟人务必确保大人小孩平安。接着又拉着熟人径直来到产科病房，指定要求将吴小娣安排在302号床位。熟人经不起李峰的纠缠，只得违例照办了。当时吴小娣在一旁虽不吭一声，然而心里真为自己能有这样的丈夫深深庆幸。如今儿子已平安降生，吴小娣躺在302号床上，自然挂念起丈夫来。

此刻，李峰提着蛋糕盒快步穿过街头摩肩接踵的人流，兴冲冲朝医院奔去。他从电话里得知妻子已在当天的13时10分平安生下一个体重3300克的大胖儿子。他赶到医院见了吴小娣，自然免不了一阵宽慰体贴的悄

悄话。

出了病房，李峰得意洋洋抓起电话机，拨通了市一人民医院，找到徐医生后，大声报告喜讯：

“小吴生了个儿子，医生断定将来准是个魁伟的男子汉。等着吧，过两天，我送红蛋上门答谢！”

不用说，徐医生隔着话筒，也强烈感受到了李峰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

吴小娣生下儿子后的第4天，李峰偕同妹妹租了辆轿车前来医院接母子俩回家。一路上李峰陶醉在天伦之乐中。吴小娣，这位曾经鼓励丈夫战胜命运的勇敢女子，却在暗暗祈祷苍天保佑。女人的预感就是那么灵，真怪。

文明与愚昧的较量

虽有心理准备，但是自从出院后回到婆家的最初5天里，李家上下受愚昧意识支配暴露出的不文明举止，一旦接二连三地压迫而来时，吴小娣还是差点儿支撑不住，毕竟她是个产后才几天的虚弱女子。在强烈刺激之下，吴小娣不住地索索发抖。或许她已无法准确回忆起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哪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然而几天里的种种事变浓缩成的几个场景，吴小娣将终生难忘。

场景之一：

白天。

李家父母，李峰的妹妹夫妇，李峰的弟弟，一次又一次进屋来查看入睡的婴儿。时而单独的一个人，时而二、

三成伙，围着襁褓打转。他们中有的神态严肃，有的面露讥讽之色，有的冷漠。吴小娣注意地打量过李峰的妹妹，发觉出院那天李峰妹妹来接她时的亲热劲儿消失了，眼下的神情多少带点儿鄙视。

吴小娣惘然若失，他们哪里是来探望孙子、外甥或是侄儿，那审视的无情目光，简直像是在鉴别古董赝品。

场景之二：

晚上。

吴小娣朦朦胧胧中感觉到隔壁公婆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断断续续的说话声骚扰得她难以入睡——

“……小囡没一点像你……”

“……会不会不是……”

吴小娣猛地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起来，然而片刻之间却什么也听不见。

稍顷。只听见丈夫在被连声催促——

“李峰！你说不说？！”

吴小娣的心被吆喝声揪紧了，她屏住呼吸，等待着。

“她……她作过手术……人工授精……”

这时吴小娣听见丈夫在作解释。她预感到厄运将要临头，然而她心底尚存一丝侥幸，希望丈夫能顶住。

“这么说，小囡不是李家的种？你同意了？”

“我们想要个孩子——”

“给我滚！”

在李峰父母怒吼之后，是沉默，难堪的沉默。

场景之三：

某天深夜。

李峰被叫醒走出屋门。吴小娣也随即披衣起身，这次她听清楚了在隔壁屋里说话的是李峰的妹夫：

“徐医生不愿吐露真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哥哥的病没治好。”

接着说话的是李峰的弟弟：“那小子肯定不是我们家的种，是个野小子！”

吴小娣听着猛吃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徐医生家的地址，莫非丈夫已背叛当初的誓言，莫非他已屈服于家里的压力？

“你打算怎么办，你说呀！”

沉默。

“不如早点把他卖了！”

沉默。

吴小娣痛心没能听到丈夫反抗的声音。她不由得痛恨丈夫的软弱，听凭妻儿遭人欺凌。她也责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天看出李家的人竟然如此守旧，如此缺少人情。

场景之四：

黄昏时分。

吴小娣的姐姐为坐月子的妹妹送饭菜来。可是人还没进门，就被李峰的弟弟拦在屋外。吴小娣的姐姐不愿与他多费口舌，只是请求待妹妹满月后再从长计议。不料李峰的弟弟当即在弄堂里破口大骂，吴小娣姐姐不得已与他争辩起来。

李峰之弟：“要想太太平平安安坐月子可以，先卖掉野种！”

吴小娣之姐：“你拿出证据来！”

李峰之弟：“这小子眼睛、鼻子、嘴巴没一点像我们李家的人，是你妹妹在外面轧姘头生的！”

这时，围观的街坊邻居越聚越多，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吴小娣姐姐的争辩声湮没在众人的嘈杂声之中。

吴小娣在屋里只听到李峰弟弟扯大嗓门叫嚷着：“别以为你们姐妹俩会说话，明天我就赶她出门！”

吴小娣已不指望丈夫的保护了，她知道此刻李峰早已乖乖地躲开了。

月落乌啼，风霜满天！

李峰改变初衷，伤透了吴小娣的心。她抱起孩子，不觉潸然泪下。她毅然决定带着孩子出走，她坚信在法律的庇护下，独自一人也一定能把这可怜的无爸爸的孩子抚养成人。

幼婴啼，慈母泪

一个初涉人世方才 10 天的婴儿意外地遭父亲遗弃，他可怜的生母吴小娣，也在坐月子的第 11 天被公婆叔姑赶出家门。你绝对不会料想到，吴小娣就是在丈夫李峰首肯之下，才走进施行人工授精手术的市一人民医院的，而那幼小的生灵，也仅仅因为年轻的父亲丧失了生育能力却又求子心切，才借助无名者的精子在母亲的子宫里获得了生命。所有这些，如今竟然构成了母子俩唯一的